

书市扫描

别在最能吃苦的岁月 选择安逸

作者:冷 然 谢小丁
新世界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



本书收录了几十篇精彩的文章,其中有漂泊,有坚守,有动荡,有坚持,有甜蜜的回忆和无畏的精神。书中的文章写给那些正处于期盼未来、挣脱过去的年轻人,在字里行间传达青春的正能量,旨在告诉读者:就算世界再喧嚣,我们也一样心存高远,风雨兼程。

我是音乐黑洞

作者:(美)郑立行
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



本书从不同层面介绍不同时期音乐家的代表作品,题材涵盖器乐作品、声乐作品以及那一时期的经典电影音乐,希望引领音乐初学者轻松进入古典音乐的殿堂。全书紧紧抓住音乐情感这一音乐实质,以心灵感动为主轴,让读者在愉悦中理解、学习和欣赏古典音乐。

江南老行当

作者:王喜根
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



本书是一部关于传统文化的图文书。全书分为百业寻踪、美食回味、市井写真、乡韵悠扬四个部分,共一百余篇文章。同时,每一篇文章都配有一幅黑白线条图,与文章古朴、敦实的语言相得益彰。全书围绕“江南老行当”这个主题,描绘了工种、行业、产品等方方面面。

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
《悦读周刊》投稿E-mail: ljz@cnnb.com.cn
《悦读周刊》QQ群: 107496617



开卷

韦琳,乐活族,手作爱好者,喜自然,好文字表达。最大的爱好:电影和书。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《一千零一夜》。

席殊书屋的老吴

□韦琳

想写老吴的念头已有很多年了,开了个头又写不下去。前一阵子整东西,整出一包书签,各种风格,简直代表了席殊书屋的发展史。但凡记人怀物的总有个死结:表达能力随阅历增加同步增长,可是记忆也随之模糊。所以,我不能再等了,我要用不成熟的笔调写一写老吴,毕竟,老吴消失已近十年。

据老一辈人说,中山公园前的鼓楼步行街原为书香一条街,是民营书店的集中地,可惜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。

席殊书屋是我接触最多的一家个人书店了。

席殊是一个写书法的人,后转而创立连锁书店,品牌就叫“席殊”。我接触宁波的席殊书屋是刚参加工作那年。那时,书屋坐落在鼓楼步行街口王子发型屋的隔壁。两家店静躁不同,却相毗邻。“王子”在街面上,席殊稍隐,与店的属性契合。

去得多了,便认识了店主老吴,有时也会交流一下图书的理念。有一次带了朋友去,老吴已早早等候开门迎接。那时就颇为感动,一个热情、谦和、有想法和执行力的人,自然会把事业经营得很好。

后来,老吴就把店搬到了呼童街上,发展为两层楼的格局。而那时,他除了最早创立的镇海店外,还发展了浙大理工学院店,一时势头大好。后来宁大也邀请他入驻,于是在锦绣活动中心的二楼有了“左图右书”。那地方宽敞、明亮,可以在大沙发里看书喝东西吃茶点,还可以放自己想看的碟。碟就放在靠近柜台的柜子上,自取自便。

老吴终于实现了他的书吧梦想。但他并不止于此,他一直想把鼓楼店隔壁的足浴店盘过来也做成书吧,并请了上海的设计师设计了图纸。谁能料到,正是这个想法让老吴后来的人生发生了巨变。

那时候几家店并行,老吴已不大去鼓楼店了,但我还常去,也带了朋友去,我们都在那里订了杂志,订得最久

的是《城市画报》。老吴很慷慨,给我的书的折扣是8折,任何时候只要报名字,就能8折拿下。

店员也很和蔼,买上一本书是附赠一张书签的,他们却塞一扎进去。不过店员的流动很大,上一次还相谈甚欢,下一次就不见了,很是伤感。

印象最深的是瑛子。

瑛子说她的梦想是开一家书吧。我说,宁波有吗?当时“左图右书”还没建。她说望京路有一家。望京路于我是陌生的,这家唯一的书吧更是没见过。下次去,瑛子就不在了,问别的店员:瑛子呢?答:回老家结婚去了。

几年以后,有人带我去去了“这里·那里”,我才意识到就是瑛子口中望京路的那家书吧。

再过了好些年,在人们口中流传着“香樟树书店”及老板娘英子的故事。直到我在微博上开玩笑地留了句言:你是以前席殊的瑛子吗?对方居然回:你是不是韦琳?一时感慨无限——一叹她真是多年前的故友;二叹这么多年她居然还叫得出我的名字;三叹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本以为被现实击碎的梦想原来一直都被很好地收藏着,在适当的时候打开来,足够照亮梦想的田园。

昔日席殊的店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而老吴却因此遭遇了事业低谷。鼓楼店的书吧改造计划操之过急造成资金链的断裂。老吴急于把“左图右书”脱手来维持其他店的运营。

那时正好有个朋友想开书吧,我就牵了条线。那天晚上,老吴到“左图右书”去,给我发过来一条消息:如果可以的话,帮帮我。今天宁大的上座率又很高。

不知为何,我看了心酸。

这个忙没帮成。

那些订在席殊的杂志也因为店的倒闭而没了着落,朋友开玩笑说老板携巨款潜逃了。开头老吴还妥

善处理着,后来的确是渐无消息。若非走投无路,老吴绝不会如此。

当时宁波市的中考试卷将民营书店的难以为继的情况作为“材料考查”的内容,说万达左岸、鼓楼席殊被网上书店挤垮。其实,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,席殊的倒闭并非这个原因。

又过了几年,再去“左图右书”,店已易主。向店主问起老吴,店主说不清楚。老吴和所有人断了联系。没了老吴的“左图右书”也随之寡淡下来,其实沙发还在,茶饮也没变,但气散了,味儿没了。

十年了。原先卖家居品的店铺变成席殊书屋,又变成豆花店,也不知现在是什么了。有时会想到老吴,老吴一袭紧身红色连衣裙的妻子,神情严肃,会做好吃的松饼,还有叫糖果的女儿。

席殊书屋一季度出一本的《好书》还都在。这是介绍新书的册子,黑白纸页,为降低成本之故,却别有隽永之味。我特别爱看扉页的软文,能把广告都写得如此动人,确像“书”的广告,也像席殊书屋的气质。

当年席殊书屋的店员已在宁波将书店及相关产业经营得风生水起,而老吴,却再也没出现过,江湖上也未曾传出老吴的消息。他就像一个武林至尊,忽然消失了,没有交代,没有说法,他成了一个传奇。这样的不露痕迹让人觉得虚无。老吴这个人真的存在过吗?鼓楼的那家书店是我早年经常光顾的地方吗?这似乎是一道求证我们青春的证明题,却往往未果。

与时光有关的总叫人伤感。然而又想到蔡琴的《那些事那些人》:

感谢那些事
感谢那些人
感谢那一段段奇妙的缘分
啊,人生
原来就是
和那些事那些人相遇的过程
不知老吴和家人都在哪,可还好?
又能否看到这篇文章?